

公 理 和 惩 罚

刘

「印度」耶谢巴尔著



公 理
—
和
—
惩 罚

〔印度〕耶谢巴尔著
刘宝珍 彭正笃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公 理 和 惩 罚

〔印度〕耶谢巴尔 著

刘宝珍、彭正笃 译

责任编辑 管黔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82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105·490 定价1.30元

前　　言

耶谢巴尔（1903—1976）是现代印度杰出的印地语作家，在印度文坛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出生在旁遮普邦甘格莱山区的菲罗吉普尔恰沃尼村。年幼时家境贫苦，仅靠母亲作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他先在家乡念私塾，后去拉合尔上中学、大学。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很关心政治，参加过改良团体“雅利安社”的活动，后来又参加了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他曾与革命志士帕格特·辛赫共同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印度协会”，积极进行反英斗争活动。他曾以教员身分作掩护，组织了一系列的暴力斗争。1932年他第一次被捕入狱，直到1938年才被释放。

在狱中，他一方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一方面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出狱后，他在勒克瑙创办了《起义》杂志，并亲自写稿和担任编辑。他利用《起义》杂志这块基地，积极宣传革命思想，配合印度共产党进行斗争，结果又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迫害，于1940年第二次被捕入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被释放。

耶谢巴尔出狱后，一面继续从事革命斗争活动，一面仍坚持文学创作。印度独立后，由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

主要从事于文学创作。他的一些名著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1976年他病逝于勒克瑙。

从三十年代初到他逝世前，他一共写了三十几部作品，其中中长篇小说八部，短篇小说集十六部，回忆录三部，政论和散文杂文七、八部，另外还翻译了几部外国作品。他的最成功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叛国者》和《不真实的事》，特别是后者在印度反响很大，可说是他的代表作。他的十六部短篇小说集中也不乏成功之作，而且别具一格，在读者中也有很大影响。这十六部短篇小说集按其出版的年代顺序是：《狱中幻想》（1939）、《那个世界》（1942）、《赐教》（1943）、《该诅咒的》（1944）、《论据如山》（1944）、《灰烬中的火星》（1946）、《浦罗的短上衣》（1949）、《圣战》（1950）、《画题》（1951）、《嗣子》（1951）、《你为什么说我长得漂亮》（1954）、《乌达米的妈》（1955）、《啊，派尔维》（1960）、《说真话的过失》（1962）、《骡子和人》（1965）和《饥饿的三天》（1968）。这十六部短篇小说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印度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现在这部集子中的二十五篇作品，就是从上述的集子中选译出来的。

这二十五篇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作者的主要创作倾向：反帝、反封建，批判剥削阶级，同情劳动人民，特别是同情处于悲惨处境的广大妇女。

这二十五篇作品中，以妇女为题材的占很大比重。因为妇女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印度各个时期的社会现状和各种

矛盾，在他的每部小说集中，都有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一支香烟》、《芒格拉》、《命运的转轮》、《山区异景》、《一节甘蔗》等作品是作者写得较好的几篇。作者在这些作品里着重描写了妇女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

《一支香烟》和《芒格拉》这两篇作品的女主人公都由于封建习俗和种姓制度的束缚，在被家庭和丈夫抛弃后连生存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命运给她们安排的，不是沦为娼妓就是悲惨地死去。《命运的转轮》中的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更是种姓制度直接造成的。由于种姓制度这道壁垒阻止了她和一个低种姓小商贩的结合，最后被迫沦为烟花女。而《山区异景》中的封建王公为了发泄自己的兽欲，却不顾自己高种姓的身份，越过种姓制度的壁垒，大肆摧残低种姓的农村少女。由此可见种姓制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一节甘蔗》中的女主人公的歌妓生涯更是催人泪下。当她人老珠黄，被那些达官贵人摧残够了，玩腻了的时候，就象一节被咀嚼过的甘蔗，受尽人们的嘲弄和侮辱。作者的这些作品是对吃人的剥削制度和封建礼俗的血泪控诉。

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及其剥削本质，也是耶谢巴尔作品中常见的主题思想。《面饼的代价》、《忘恩负义》、《伟大的义举》、《黑市药价》等篇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作品。那些奸商们为了赚钱，宁可让人们饿死、冻死、病死，也要把粮食、布匹、药品囤积起来，抬高价格，大发横财。有些奸商，如《黑市药价》中的药商，竟丧心病狂地制造假药，把一个个病人直接推进死亡的深渊。可是那些奸商

们往往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来掩盖自己黑透了的心肝，如《伟大的义举》中的粮食“蛀虫”，一面在店后大搞黑市交易，一面又在店前撒出几粒米“救济”穷人，大行其“善”。这些奸商实际上与那些杀人越货的盗匪并无两样，因而作者又写了《奸商和小偷》这篇作品，把奸商们的剥削本质和丑恶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

《见证》、《蜘蛛和苍蝇》等篇是揭露统治阶级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作品。统治阶级一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受贿运动，一面又对人民进行敲诈勒索，人民控告他们，他们反而倒打一耙，诬蔑人民向他们行贿。这就是《见证》里统治阶级演出的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蜘蛛和苍蝇》所揭露的这方面的问题更令人触目惊心：政府大小官吏几乎没有一个不强迫人民奉献“香火钱”，甚至连那伸张正义的律师，也违背良心制造假案，索取额外的诉讼费，但他口头上却振振有词地抨击这个社会是如何如何的黑暗。

作者有不少作品是写宗教纠纷的。《啊，天哪，这些孩子》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篇。作品写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在一起玩耍，但当他们发现彼此是属于对立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时，便纷纷回家取出菜刀，也准备厮杀一场。由此可见英国殖民主义者播下的宗教纠纷的种子如何毒化了下一代的心灵。

同情劳动人民的创作倾向贯穿在上述很多作品里，而《无碍于治安的人》、《门帘》、《人的孩子》、《苦》等几篇则是直接描写劳动人民贫困生活的作品。

《无碍于治安的人》的主人公穷困得希望被当做小偷抓进监狱，混一碗饭吃，但却被认为是“无碍于治安的人”，继续忍受着失业的痛苦；《门帘》的主人公一家人穷得衣不蔽体，仅靠一幅门帘遮羞；《人的孩子》描写了两种人的孩子：富人的孩子享受到一切幸福，而穷人的孩子却活活地被饿死。同是人的孩子，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命运？《苦》也写了两种人的苦。有钱人的“苦”不过是“欲望得不到进一步满足”的代名词。另一种人的苦是真正穷人的苦，是作品中那个穷女人靠儿子在寒夜中蹲在马路边卖炸丸子挣钱过日子的苦。这种苦前一种人是无法理解的。当我们读到母子两人在饥饿中互相推让一块干面饼时，真是心如刀绞。这就是作者倾注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思想感情。

耶谢巴尔是继普列姆昌德之后的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有些作品象照妖镜，照得那些魑魅魍魉原形毕露，无处藏身；有些作品又象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使敌人也为之心惊胆战。因此他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特别是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曾激励不少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可否认，耶谢巴尔的作品象其他名作家的作品一样，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例如有些短篇小说议论太多，使文章结构显得松散拖沓；有些长篇小说在写男女关系和恋爱问题上着墨过多，写得太袒露，以致冲淡了主题思想。当然作者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缺点。但总的来说，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呼声。他用犀利的笔有力地抨击了旧的社会制度，无情地

鞭笞了剥削阶级和社会上的一切黑暗势力，同时对劳动人民却寄与无限的同情。他的短篇小说是留给印度人民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这本集子中的二十五篇作品不过是作者二百多篇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不少优秀的作品有待于我们进一步介绍，相信不久的将来，读者能继续欣赏到作者的其他优秀作品。

这本集子无论在选材或译文上都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6. 1. 28.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印度现代著名作家耶谢巴尔的短篇小说集。作者以朴实流畅的语言塑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印度劳动妇女、弄虚作假的律师、专横的王爷、心灵被毒害的儿童、一心想报上有名虚荣心极强的青年、心狠手辣的投机商、虔诚的宗教徒、殉葬的王妃、人老珠黄的歌女……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形象，揭露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抨击了封建种姓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对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寄以无限的同情。

目 录

前言	(1)
一支香烟	(1)
公理和惩罚	(22)
芒格拉	(33)
无碍于治安的人	(55)
山区异景	(65)
黑市药价	(74)
罪恶的污泥	(84)
啊，天哪！这些孩子	(102)
奸商和小偷	(108)
真主的威势	(120)
偷和偷	(132)

面饼的代价	(145)
四个安那	(159)
忘恩负义的人	(171)
见证	(180)
伟大的义举	(189)
路遇	(194)
人的孩子	(212)
苦	(219)
命运的转轮	(228)
门帘	(239)
一节甘蔗	(250)
女盗葛格拉	(258)
报上有名	(267)
蜘蛛或苍蝇	(275)

一 支 香 烟

达摩娣是一位高种姓的婆罗门姑娘，不过，她家属于其中的一个小种族。因此，她家虽为婆罗门，但却仍然需要种地。他们在田野里艰辛劳作，运肥撒粪，因而失掉了高雅的风度。长年累月顶着烈日，和泥土打交道，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变得粗俗。他们原有的尊严和体面已经丧失殆尽。本来，象她家这样的婆罗门，若不是出于生活所迫，非干那种又脏又累的活不可的话，他们传统的社会地位和文雅的举止就会保持不变。这样，与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相适应，他们的女儿就要起名达摩衍蒂^①，而不会叫达摩娣。

达摩娣的婆家，坐落在通往博底那特圣地公路的一侧，离根布亚克到鲁布亚克的公路有五、六英里远。严格说，那算不上什么婆家，但如果一定要那么叫，也未尝不可！其

①达摩衍蒂这一名字取自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插话，达摩娣是其变音。

实，早在十一、二岁时，她就出嫁，但婚后一两年，仍然住在娘家。达摩娣的丈夫名叫薄吉德特。象其他下层青年一样，到了一定年龄，就得参加城防军。当他要去兰斯城当兵时，为了让自己年迈的父母有个帮手，他不得不把妻子从娘家接来。薄吉德特这个独生子虽然年少，但双亲却早已上了年纪，性情又有些乖僻。问题就出在这里。薄吉德特出生之前，他父母曾有两个女儿，姐妹俩相差六岁。大女儿未到结婚年龄便夭折，二女儿只活了八岁。就在这时，老天爷开恩，让纳兰德特又得了薄吉德特这个儿子。所以，当儿子到了应征年龄时，父母早已过了年富力强的时期，精力已经开始衰退，无法胜任从耕种到收割这种繁重而艰苦的劳动。在儿子当兵远在外地的情况下，那些重活自然就落在儿媳妇身上。

达摩娣做的是这样的儿媳妇。每逢婆婆呼唤她时，她总是这么回答：“来了，妈妈！”薄吉德特的母亲有了这样勤快的儿媳妇，越发感到懒得动弹。她渐渐把自己手头的活计全推给了儿媳妇。婆婆时常唠叨着：“不知为什么，我这身子骨越来越不行了！……”达摩娣经常提水，打柴，做饭，给牲口割草备料，在田里运肥撒粪。干完了这些活，还得抽空给婆婆捶腰揉腿，侍候婆婆。

达摩娣的婆婆身体虚弱，气血两亏。平时她不是牙疼，就是眼肿，要不脸上起包，或者肠胃不适，疾病不断。人们劝她学抽烟，解解病痛。但她想，自己毕竟是位婆罗门妇女，吸了烟，人们准会说长道短。她怕被众人议论，因此始终

不敢抽烟。然而，抽烟毕竟是解除痛苦的一个办法。于是，婆婆疼痛难忍时，便把达摩娣叫到跟前，让她把公公又小又旧的椰壳水烟袋拿过来，叫她光装烟，不灌水，点着来抽。婆婆经常这样坐在里间屋偷偷地抽烟。达摩娣一直给她保守着秘密。

达摩娣来到婆家以后，身体发育得丰满起来。她那成熟的体态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就象那肥硕的水果，容颜艳丽，汁液香甜，妩媚诱人。她脸蛋儿红润，双眸闪光，已出落成娉婷少女。去年，薄吉德特休假探亲，在家住了二十八天，重返军营时，心里感到与她难舍难分。他把对达摩娣的爱情深深藏在心里，甚至回到营房后还总怀念妻子，不由自主地朝家乡方向迈步。为了消闲解闷，薄吉德特在军队里学会了抽烟。有时，他思念达摩娣，心里非常苦恼，便吸一大口烟，一边用手指弹着烟卷，震掉烟头上的灰烬，一边把烟从自己的嘴里喷出，形成一缕缕烟雾。在缭绕的烟雾中，他能依稀看到自己妻子的容颜。

为了能早日再见到妻子，薄吉德特和连队里的士兵们巧施计谋，在轮到他休假之前，也就是在上次度假九个月之后，他又捞到了一次探家的机会。这次，在离开兰斯城之前，他准备了一个带花的洋铁皮箱子。里面装着他给父亲买的一双旧军鞋，给母亲买的一块做背心用的粗布，而给达摩娣买的东西可就多了：一条印花丝绸纱丽——香蕉绿色的，还闪闪发光；一对纯银耳环；一瓶装饰眼睛用的黛膏；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在通往军营的路边，有一个旁遮普人开的照

相馆，用蒙着布的盒式相机摄影。他花了四个安那给自己照了一张小小的相片。因为他在家里只能呆上二十八天，所以事先他已想好，分别时把自己的相片给妻子留下，让妻子一看相片就心里思念着他。薄吉德特对这样的想法和做法颇感满意。在背房里，他一思念妻子，就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在烟雾缭绕中，他摇头晃脑，想象着和妻子在一起的情景。他想，一回到家，就这样吸着烟，把妻子搂在怀里，热烈吻她。

薄吉德特很快又回到家里度假。他父母见到儿子，当然高兴。可是，这次儿子交给他们的钱只有上次的一半。他们没有把钱少的原因和这次提前休假联系起来。首先，儿子拿到的只有九个月的军饷。其次，他给父母买的东西和给达摩娣买的纱丽、银耳环等饰物，也是从这些薪饷里开销的。还有，他在军营里经常抽烟，也花了些钱。他父母一看到钱比上次少了一半，又看到儿子给媳妇买了贵重的装饰品，便起了疑心。他们想，怎么搞的？……这媳妇准不是好东西！儿子被她迷住了，听从了她的摆布！

薄吉德特在兵营里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气。回到家里以后，他整天溜溜达达，东游西逛。他不愿再干农活，觉得拿洋枪的手，怎么能摸犁耙和锄头呢？他有时游荡到五英里以外的汽车站上，买些花生糖果回来，悄悄地给妻子吃。他还厚着脸皮在楼上厨房里铺个床，躺在床上，守着妻子。当达摩娣去干别的活时，离开的时间稍长一点，他就叫喊起来：“哎哟！……我渴死啦！你快给我拿水来吧！”妻子一来到

他身边，他就缠着她不放。这些，他父母耐着性子看着，很不习惯。其实还有些事儿，他们连见都没见过。薄吉德特自在地躺在床上，掏出香烟，让达摩娣在炉火上点然后递给他。他接过烟卷，猛吸一大口，随即把妻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并且用一只手捏着烟卷使劲往她嘴里塞，对妻子说：“你也抽一口吧！”起初，达摩娣一闻到烟味就呛得咳嗽，不敢抽。后来，她也渐渐产生了兴趣。每当薄吉德特这样让她抽烟时，她就探过身去，一头扎进丈夫怀里，闭上眼睛抽起来。达摩娣感到这样舒坦快活。

当薄吉德特还在家度假时，婆婆就已经对儿媳妇心怀不满了。儿子离开家以后，婆婆对儿媳妇便更加厉害起来。达摩娣感到纳闷，想：“老人家怎么了？我什么活都干了，为什么还骂个不停？”她也很恼火，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婆婆，听了只当没听见一样。于是婆婆对她更加恼怒。达摩娣开始躲着婆婆。她去割草、提水、打柴，一干就是两三个钟头。婆婆在家，她就到田里去撒牛粪。婆婆下田去，她就呆在家里。她没有地方去时，便到牛棚附近的草垛上坐着。现在，她对家里的活计全都没心思干了。

以前，婆婆对这独生儿子的媳妇还是满宠爱的，并且为自己的舒适生活着想，曾对达摩娣说：“所有的这些东西，日后都是你的！我会把它们都带走吗？你可要好好守着这份家业！”于是，她把整个家交给了达摩娣。两个铁箱子的钥匙全让她掌管。婆婆三、四付银首饰也放在这两个箱子里。婆婆对儿媳妇不满以后，把这一切都收了回去。并且把钥匙